

彩虹集

乌兰夫题



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编

作家出版社

彩虹集

作者：敖德斯尔 等

责任编辑：王锡厚 于 震

责任校对：彭卓民

封面设计：孟喜元

出版：作家出版社

印刷：湖北文字六〇三印刷厂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0 插页2

字数：443千

版次：1987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7-5063-0015-X/I·14

统一书号：10248·0202

定价：4.25元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蒙古族〕布 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学事业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一批又一批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作家相继成长成熟起来，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内蒙古的小说创作以其独特的风采，与兄弟民族和地区的小说相辉映，丰富了伟大祖国灿烂的文学百花园。这本《彩虹集》，体现着内蒙古多民族、多梯队小说队伍的创作风貌，具有鲜明的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挥洒着强烈的时代感。

“形成文学民族特色的起主导作用和决定作用的是人民的民族性格和他们独特的‘心理素质’，而这种性格和素质又是被民族的具体的劳动、生活、社会斗争的条件真实反映。”在内蒙古成名于五、六十年代的作家，大多是土生土长，文学生命的根深深扎在草原上。他们光着脚在草原上放过牛，流着汗水跋涉过沙漠，也曾在旷野里骑马驰骋。他们很早就参加了革命队伍，受到了革命斗争的洗礼，对共产党，对新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所以，歌颂党、歌颂内蒙古人民的斗争历程和各族人民的新生活，是这些作家五、六十年代和粉碎“四人帮”

后最初几年创作中的突出主题。而这个主题是通过从民族的经济形态、风俗习惯、宗教仪式和民族文化的传统中，所塑造出的鲜明形象来表现的。

内蒙古的老作家，都有较为深厚的民族文化的根底，青少年时期都受过蒙古族民间艺术的熏陶。他们很多人都生活和工作在蒙汉文化联系紧密的地区，诗经、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汉族文学的现实主义营养，滋育了他们的文思。外国文学创作中的有益营养，他们也悉心汲取，而以受俄国和苏联文学的影响较深。他们所遵循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内蒙古的短篇小说，从整体上来看，题材是广泛多样的。从致力于民族解放和进步的革命先烈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各种人物，从远古的遗迹到当代的功业，从草原沙海到山岭森林，有全景式的勾勒，有潜心灵的雕琢，纷纭绚丽，多姿多彩。特别是近年的小说创作，在思想艺术各方面都有明显的突破。

令人可喜的是，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的变革，一批各族青年作家显露头角，创作并发表了许多优秀作品，在区内外产生了好的反响。这些文坛新秀，大多上过山，下过乡，都在“文研班”或其他高等院校深造学习过，是敏锐多惠、追踪时代、勇于创新的一代。他们的创作题材新、立意新、手法新。总的来看，在思想艺术方面有突出的三点：

第一，探寻和反思民族文化的“根”，发掘民族文化心理的珍贵潜流，艺术地折射出新时代新生活的光彩。内蒙古的青年作家在这方面的描写和表现上，能够抓住各个民族珍贵的特点，突出的优点，因而他们在创作中不赞美远古的荒凉，不欣赏初始的拙朴，不渲染病态的陈迹。他们的小说创作格调是明快向上的，挥洒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地区、民族特色。

第二，用哲理的眼光剖析五光十色的新生活，表现人们精神世界的丰富性，揭示新时期新型的人际关系，人们心灵的拓展和丰富化，赞扬人民心灵的美和新生活的美。

第三，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大胆探索，刻意求新，所以在手法上不拘谨，不落套。

内蒙古的作家队伍，是个团结的队伍，是个有出息的队伍，是个兴旺的队伍。可以期待，他们会继续发扬中国新文学的优秀传统，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团结奋斗，互相学习，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文学作品。

1987年3月30日

TA/33/02



“老 车 夫”

〔蒙古族〕敖德斯尔

深秋的天空里，团团白云象弹好的羊毛，慢慢地飘浮着。白云下面，那金色的草原上，有一辆三套胶轮车迎风急驰。被鞭响惊吓了的大雁，从镜子般的湖面上飞起，“咕嘎咕嘎”地叫着奔向远方。

车上坐着三个人，中间那位穿着旧干部服的老人，就是最近从部队转业到这里的盟长扎拉仓同志。他这次是同青年干部拉布吉一起去牧区参加劳动锻炼的，同时，还想深入到牧民中去，重新熟悉一下离开多年的牧业生产。本来，管理科长早就为老盟长准备好了一辆吉普车，但被老盟长拒绝了。他说：“参加劳动锻炼的人坐汽车，可实在不象话。”于是就顺道搭上了从城里办货回去的“太阳升”人民公社的大车。车上拉满了大米、面粉、砖茶、食盐、书报，车夫扎木苏费了好大的力气，才算给老盟长和拉布吉腾出两个舒适的座位来。

老盟长是个态度和藹、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喜欢聊天的人。胶轮车一走出城北门，他就把话匣子打开了。他熟悉远近的山峦和平川沃野，就象熟悉自己的十个指头一样，每座山、每条河流，他都能和过去的战争年代联系起来，一说就是一个生动的战斗故事。年轻的扎木苏和拉布吉简直被他的故事迷住了，象见了蜜糖的小孩，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老盟长说话的嘴。车轮在松软的草滩上轻轻地滚动，老盟长望着路旁无数肥壮的牛羊，眼睛豁亮，心情愉快，浑身都觉得轻松。大约过了中午，太阳被随风飘过来的薄薄的云彩遮住了，从终年积雪的白彦康慨山上吹来了飕飕的冷风。老盟长吸了一口气，仍然滔滔不绝地闲聊天，可是车夫扎木苏却变得愁眉苦脸，一声不响，越来越显出不大舒服的样子。

“怎么啦，小伙子，不舒服吗？”老盟长拍拍扎木苏的肩头问。

扎木苏抱着肚子，回过头来轻轻地说道：

“昨天夜里出去给马添料，只穿一件衬衫，可能着凉了，胸口就好象锥子锥似的一阵阵扎着痛……”

老盟长听了说道：“小伙子，把鞭子给我，盖上我的狼皮大衣躺一会儿。”

“没什么，盟长同志……”

“孩子，给我吧，天气凉了，要是再着凉就不得了哇！”

“盟长，没什么……”

“你以为我老头儿不会赶车？”

“不，这匹骡马可……”

“咳，我年轻的时候，给贝子王爷的福晋太太赶过好轿车呀！”说着，老盟长纵身便拿起了又宽又大的狼皮大衣，搭在

扎木苏身上，从他手里夺过了鞭子和缰绳。扎木苏只好把自己的座位让出来，从旁边用半信半疑的眼光看着老盟长。老盟长似乎故意要在年轻人面前炫耀自己的本领，他扬起大鞭就赶开了车。鞭梢儿在空中一响，那几匹肥壮的马剪着耳朵，飞也似地就跑开了。从路旁草丛里惊起的一只云雀，急促地飞上了高空，发出惊慌的叫声，霎时就消逝在淡蓝色的天空中。扎木苏紧紧地抱着胸脯，肚子疼得更加厉害，额上冒出了黄豆大的汗珠儿，忍不住低声地呻吟起来。老盟长虽然知道发汗、煮草药、熬牦牛肉等治病的土方法，可是在既没有水又没有火的荒野上有啥办法呢，只好用自己的皮带把车夫的肚子紧紧地扎起来，给他盖上两件大衣，又让拉布吉好好照顾他。

夕阳西下的时候，一片片浓密的乌云慢慢地笼罩了草原上空，饱含着水分的凉风越刮越有劲，这是暴风雨即将来临的预兆。老盟长也有点受不住了，他打了个冷战，马上穿上了扎木苏那件春夏不离身的破烂的皮大衣，挥动大鞭，加快了速度。

从远方的山坡上，雪白的羊群象潮水一样倾泻下来，牛群和马群在起伏的草海里忽隐忽现。大车穿过了波浪起伏的西拉达赉平原。这时，远远地望见坐落在山脚下的村庄，望见一排排崭新的银白色的房屋。老盟长指着那银白色的房子问道：

“这是什么地方？”

“是‘太阳升’人民公社的畜牧改良站。”呻吟着的扎木苏勉强抬起头来说，“盟长……把我送到改良站去吧，那里有大夫。”

当他们来到改良站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浓密的云雾低低地笼罩着大草原，看不见土黄色的山峦，也看不见深蓝色的天空。空气里充满着清凉的湿气。老盟长和拉布吉二人，把扎

木苏扶进了一间办公室里。一位带眼镜的大夫摸了摸车夫的脉说：

“没有什么，躺下出点汗就会好的，你们把他留在这儿吧！”

老盟长把扎木苏留下来，再三嘱咐他好好养病，千万再别着凉。等到老盟长转身要走的时候，扎木苏抓住他的手，声音颤抖地说：

“盟长，我不仅没有很好地照顾你，反倒……”

“革命同志嘛，还说这些干什么！”老盟长打断了他的话，又把他的手放进被子里，就走出去了。

“喂，喂，喂……”老盟长挥着大鞭吆喝着，把大车赶出了改良站的大门。

这时拉布吉抱着一件大衣从后边跑出来喊道：

“老盟长，您的大衣……”

“留着给他盖吧！”老盟长把手一挥，跳上大车飞驰而去。

天气变得更加阴沉。远远地传来了山风的呼啸声，草被刮得簌簌直响。因为车上拉的净是大米、白面、纸张和教科书，所以老盟长的心里急得要命。他用大鞭使劲抽打着三匹马，大车在夜雾朦朦的大道上急驰。天上乌云密布，周围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后来，连辕马腰部也看不清了，只是有时看见马掌碰到石子儿发出的点点火星。大约走了十来里路才隐约地听见犬吠声，接着就望见了一闪一闪的火光。老盟长心里稍微平静了一些，雨夜使他想起了他在青年时代所经历的艰苦和不幸，想起了童年时代就跟着父亲在鄂尔多斯草原上流浪的日子。他的老父亲原是西尼喇嘛部下的一位英雄。他和父亲一起被

军阀关进了监狱。父亲在狱中得伤寒病死去了，那时他还很年轻，然而三年的监狱生活使他炼成了纯钢一样的性格。父亲死去，他——扎拉仓又跟父亲的朋友一起，战斗在草原上……

二

“太阳升”人民公社党委书记查干扎那，正在召集各生产队长讨论今年的收益分配问题。他是一位消瘦、微黑的青年，两年前还是一位出色的马倌。电话铃叮叮地响起来，他接过话筒一听，就听出了旗委书记那洪亮的声音。

“我就是查干扎那。”书记满脸含笑地回答着。旗委书记在电话里说：“盟长今天坐大车上你们公社参加劳动锻炼去啦，他是个上了岁数的人，身体又不太好，你们别让他做重活。另外，在饮食居住等方面也适当地照顾一下……”

查干扎那书记听见盟长来他们公社参加劳动的消息，心里说不出地高兴，放下话筒就向大家告诉了这件事。他们把会议暂时停下来，公社党委书记亲自出去为盟长准备住处。不一会儿，社员们把一顶带有六个“哈那”的大蒙古包收拾得干干净净，板床上铺满阿拉克善^①地毯，又把专为招待客人准备的缎被子和花枕头也拿出来了。大家正热闹欢腾的时候，包外传来了胶皮轮大车的声音和响亮的鞭声。牧民们都喜出望外地跑出来迎接盟长。可巧，这时雨也开始下起来了。白色的雨幕带着吓人的声音，向草原倾泻下来。满载货物的车象巨大的野兽冲进村中。

^① 地名，阿拉克善的地毯闻名于整个草原。

“嗨，大家快来搬东西！”一个不熟悉的粗嗓子招呼着跑过来的人们。

查干扎那跑过去一看，只见一个穿着破皮大衣的人，手拿着大鞭站在车旁。查干扎那用手电筒照着大车前后左右，再看不见别的什么人。

“喂，你看见盟长……”查干扎那急着问。

一个牧民也用手电筒照了照老盟长的脸，问道：

“同志，你是从哪儿来的？我们的车夫呢？”

“他得了病，留在改良站上啦。”

“你是改良站的？……”问的人话还没有落地，老盟长便粗声粗气地说：

“来来，大家快点卸东西吧！”

在强烈的电光下，可以清楚地看见挟带着大雨的白云向草原猛扑过来，子弹般的雨点刷刷地倾倒下来。牧民们再也顾不上盘问什么了，大家一窝蜂似地拥上来，卸大车上的货物。老盟长也和牧民们一起背着粮食，抬着大筐的砖茶，来回奔跑起来。人多手众，不一会儿就把车上的货物全部搬进了仓库。老盟长象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似的放下了心，不慌不忙地来到大车跟前，卸下套车的马。一位热心的老人跑来帮助他。

“同志，快到我们家烤烤火吧。”那位老人说着就把老盟长往自己家拉。老盟长跟着老人来到一个蒙古包前，抖落破皮袄上的雨水，走进了包里。他按着牧民的习惯，向包里的人们问好之后，就在烧着的锅架子旁边坐下来。他一边暖着手，一边从怀里掏出纸烟，分给包里的人们。老盟长跟这位好客的老主人只说了几句，就变成了熟悉的朋友。他向主人问起了今年牧场长草的情况、牲畜的膘成、过冬准备和公社饲料基地的收

成。

殷勤的老主妇不久就端来了浓浓的奶茶，油垢发亮的小桌上摆满了丰盛的奶食品 and 金黄色的炒米。蒙古包里生着温暖的火炉，锅里的羊肉汤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老盟长和这里的老主人谈了一会儿，他越谈越起劲，后来滔滔不绝地谈起了许多有关放牲畜的事情：什么乌力雅苏台山脚下的泉水是四季长流，又清又甜，那里是牲畜过冬的好地方；呼力更代那一带水草丰盛，在那儿秋天放牧牛羊，几天的工夫就能上膘；大岭台高地广阔又凉快，夏天放羊最好不过了……这些话只有经验丰富的老牧民才能说得出口。蒙古包里的人们听了老盟长的话，越发感到惊奇，不时地交换着眼色。

“我的朋友，看来你是个出色的牧民。”老主人夸奖道。

“你怎么这样熟悉我们这一带的情况啊？”

老盟长说：“我小时候在本旗放过牲口，后来又跟部队在这一带剿过土匪。”

“噢，原来是这样。”老主人友好地说，“朋友，你的年纪也不轻啦，跟牵马打交道可真不容易呀，依我说还不如到咱们这儿来放牧呢，我们现在特别需要象你这样有经验的牧民。”

“是啊，真想来呀！来学学你们新的放牧经验和放牧技术……”老盟长一面说着一面想：天这样晚了，明天再见党委书记吧，今晚索性就住在这老人家里。为了免去更多地麻烦老人，也许先不要说破的好。

大家正说着话，从包外传来扩音器的声音：“请大家注意，请大家注意！据刚才收到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有一股寒流进入我盟。公社党委号召全体社员同志立即行动起来，到丰

产试验群的‘敖特尔’^①上去，盖棚搭圈，保证今年第二次接的羊羔不损失一只……”

“快，快！”老主人的喊声淹没了扩音器的声音。包里的大人小孩都惊动起来。老盟长也放下手里的碗，象投入摔交场的摔交手一样，把腰带扎得紧紧的，带上还没有烤干的帽子，又用毛巾扎好，准备出门。这时，主人忽然拦住了他：

“同志，你这么大年纪的人了，不用出去也行。”

“不，你比我也不小了。”

“那你非先吃点东西不可！”

老盟长摇了摇头，推开老主人的手就跨出了门坎。

村里一片人喊马嘶声和马鞍具的碰击声，四下闪着手电筒的白光，到处是奔跑的黑影，真象迎接一场激烈的战斗。

人们在喊叫：“快去仓库，把牛皮和毡子全拿出来，装车！”

“准备往篱笆上放的木材！……”

“赶快套胶轮车……”

老盟长急忙向大车棚跑去。那儿已经有好几个人在套车。在风雨中着了凉的辕马，看到生人和手电筒的强光，喷着响鼻，象发疯似地旋卷起来，不让人接近。老盟长接过枣红马的缰绳，轻轻地摸了摸它的脖子，拍了拍它的背，枣红马立刻变得象听话的孩子一样老实了。他套上了车，跟那几位牧民一起，赶着载满木料、牛皮和毡子的大车，向丰产试验群的“敖特尔”走去。老盟长又象乍来时一样，挥着大鞭，吆喝着马。雨水掺着汗水，顺着他的脸往下流。粗布便鞋呱唧呱唧地响

① 蒙语，游牧场。

着，湿透的裤筒紧紧地贴在腿上。那几个青年牧民连走带跑地在大车前引路。他们为了快点赶到“敖特尔”，就穿过一个大草滩直奔过去。脚下一会儿是泥水，一会儿是灌木丛。老盟长的鞋里早已灌满了泥水，后来他干脆把鞋脱下来，把裤筒卷到膝盖上。

风越刮越猛，雨越下越大。冰凉的雨水顺着老盟长的脊背往下淌。

秋冬之交的暴风雨，不用说刚生下的小牲畜，就是上膘差的牛和晚剪秋毛的羊也受不住。老盟长心里越想越急，他赶着车，摇摆着两只胳膊跑起来。

他们走过一个小丘的时候，望见前面火光闪闪，跟着就听到了人喊马嘶声和牛羊的叫声。一种说不出的愉快心情，立刻冲上了老盟长的心头。

丰产试验群“敖特尔”上的牧民们，早已投入了紧张的战斗：有的揭自己蒙古包上的毡子拿下来盖在羊圈上；有的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披在羊羔上。牧民们看到大车上的毡子和牛皮，兴高采烈地叫喊着蜂拥过来。车还没来得及停下，人们就从四面八方爬了上去，把毡子和皮子全背走了。

书记查干扎那急匆匆地走来，拍着老盟长的肩，热情地说：“老车夫，你真解决问题呀，再走两趟吧！”

“好哇，得儿达……”老盟长挥起大鞭，扭转了大车。在这北风刺骨的寒夜里，车子沿着刚才那条路来回跑了四趟。当老盟长完成运输任务卸下套马的时候，天已经亮了。老盟长给马添了草料，紧了紧腰带来到羊圈上；战胜了突然袭来的天灾的牧民们，用感激的目光迎接着他。

“老伯伯，太辛苦啦，快到包里烤烤火。”一个中年妇女

握住老盟长的手，把他拉进了自己的蒙古包。牧民们有的给老盟长倒热茶，有的送上烤羊肉。整个蒙古包里洋溢着兴奋快乐的气氛。

“老人家一夜没睡，真是帮了大忙啊！”党委书记查干扎那感激地向老盟长敬着一碗马奶酒说：“我代表大家向您表示感谢！你先别回改良站了，等我们的扎木苏回来再走吧！”

老盟长接过盛满奶酒的银碗，满面笑容地拈着整齐的八字胡一饮而尽。

“好，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再来一碗！”书记又给他倒了一碗酒。

老盟长喝完酒，把银碗递给他时，很仔细地看了看书记的脸，问道：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查干扎那。”

老盟长满意地点了点头，也象查干扎那一样，拍着他的肩膀说：

“噢，你就是这里的党委书记。”

早晨，风雨过后，草原又活跃起来。天空中无数的云雀吵成一片。草散发着强烈的香味儿。高高的白彦康慨山峰戴上了一顶耀眼的银盔，插进粉红色的晨曦里。公社挤奶员们的歌声，在草原上空荡漾着。接羔员打开了温暖的棚圈，几千只雪白的改良羊羔，象决口的洪水一样涌出来，快乐地跳跃着，向各自的母亲跑去。母羊和羊羔的叫声汇合起来，变成了波涛般的声响。

“书记同志，连一只也没有损失！”一个接羔员高兴地向书记报告。

党委书记查干扎那转过身向老盟长说：

“老天爷想来一个突然袭击，但它失败啦！”

老盟长望着向草原撒去的珍珠般的羊群，情不自禁地微笑了。此刻他的心情是完全沉溺在兴奋和欢腾之中。

一片片的黑云迅速地向南方飘去。太阳出来了。老盟长套好大车往社办公处走的时候，昨天夜里步行赶来参加抗灾保畜战斗的男女老少，都跑来坐上他的大车。老盟长把湿透的鞋袜挂在车上，卷起的裤筒也没放就跳上了车。大车迎着使人心胸舒畅的凉爽的微风，在宽广的大道上奔驰。自动割草机在远远的旷野上出现了。紧接着听见了拖拉机的呜呜叫声。年轻活泼的姑娘们齐声歌唱起来，悠扬圆润的歌声在草原清爽的高空中飞翔。

“哎，咱们公社什么时候来了这么个老车夫呀？”一个小姑娘象燕子似地小声喃喃道。

“我也不知道，一直到昨天还没见，一夜的工夫忽然就冒出来啦！”另一个姑娘轻声地说。

“这老大爷赶车的本事可真高，要是没有他呀，昨天晚上我们还不知翻多少次车呐！”晚上给老盟长领路的一个小伙子说。

“老爷爷！”一个带红领巾的孩子拉着老盟长的袖子问：

“你就是来给咱们公社赶车的吗？”

“是啊，就是来给你赶车的。”说着，老盟长回过身，用手摸了摸孩子的头。

往回走的路上，大车要路过畜牧改良站。查干扎那的心里还一直想着盟长：“他可能遇到下雨住在畜牧改良站啦。”于是，他骑着马要亲自到畜牧改良站去看看。放开马缰不大一会

就先来到了改良站的门口。恰在这时候，车夫扎木苏跟另一个人正从院里走出来。查干扎那老远就问：

“你好啦，扎木苏？”

“受了点凉，打两针就没事啦！”扎木苏回答说。

“哎，伙计，昨天有没有从城里来的大车住在这儿？”

“没见呀！”扎木苏摇着头。

“奇怪，也许昨天他没出来！”查干扎那皱了皱眉头。

“是谁？”扎木苏问。

“旗里来电话说，盟长昨天就坐着大车出来啦，可是到现在还没影。”

扎木苏和拉布吉二人听了这话，顿时怔住了，愕然地互相瞅了瞅。然后，扎木苏惊奇地问：

“怎么，昨天晚上他没到公社？”

“没有啊，连人影也没见。”查干扎那摊开了双手。

“也许迷路啦！”拉布吉不安地说。

正说着，忽然扎木苏高高地挥动着胳膊叫起来：“那不是盟长吗！”

“在哪儿？”查干扎那用手遮住阳光朝那边了望。这时老盟长赶的大车也已经赶到他们的跟前。

“这不是赶着我们的大车来啦？！”扎木苏用手指着从车上跳下来的老盟长说。

老盟长看见扎木苏已经好了，就一面笑着，一面伸着手向他走去：“病好啦，小伙子！”两个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查干扎那惊奇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好象刚看见似的，从上到下仔细地打量着这位“老车夫”。

他是一位个子很高、宽肩膀、胸膛壮实、满面和气的老